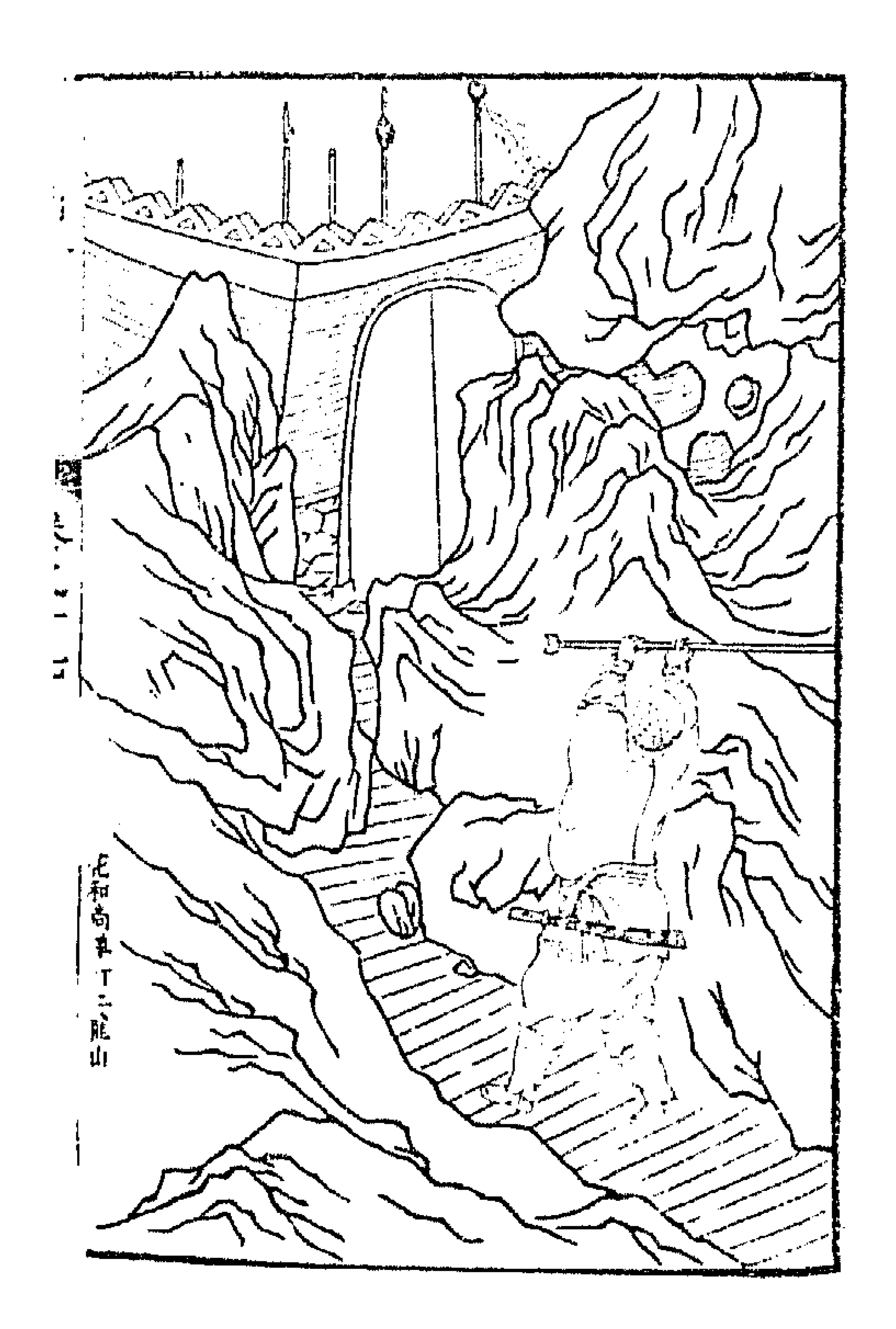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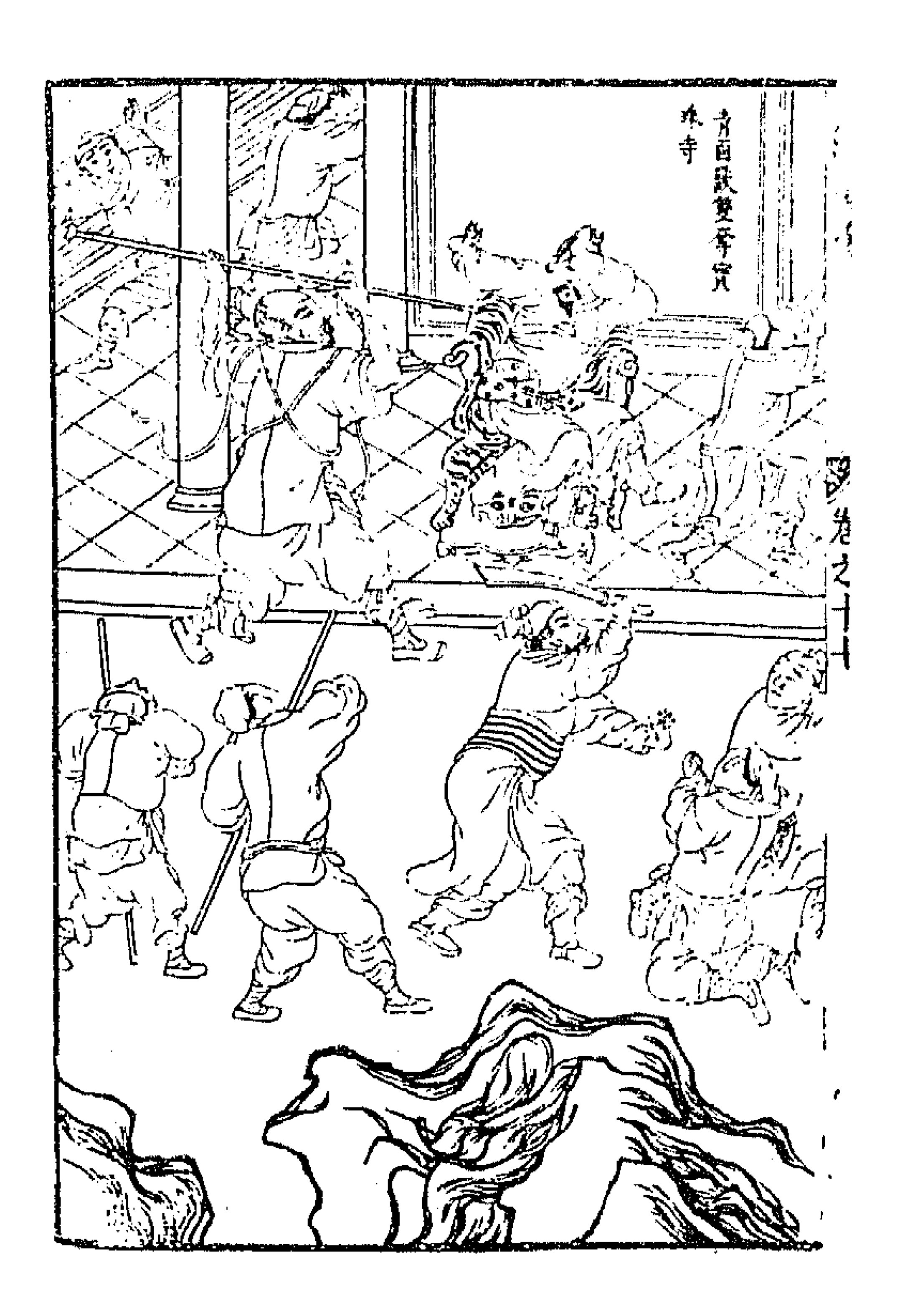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好詩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七

第十七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詩曰

二龍山勢聳雲州　松檜森森翠接天　乳虎鄧龍真嘯聚　惡神楊志更雄鐫　人逢忠義情偏洽　事到顛危志益堅　花綉僧同青面獸　寶珠奪得更周全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痴）下躍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

說所你言語也要做將出來洒子

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個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個人時只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沒個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厮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嘆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那十四個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個個扒將起來口裡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也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且通個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蠆入懷隨即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里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

的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迫的我們都動不得他和强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的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個虞候隨衙聽候捉拿賊人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强人便了次日天曉老都管自和一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且說楊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日看看又走了半夜去林子裡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個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凉了行

方不是言占活行店黑的小人

又走了二十餘里前面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吃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卓凳座頭上坐了身邊倚了朴刀只見竈邊一個婦人問道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吃借些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個少停一發算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個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做飯一邊炒肉都把來楊志吃了楊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店門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楊志道待俺回來還你權賒咱一賒說了便走那篩酒的後生趕將出來揪住被楊志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來楊志只顧走只見背後一個人趕來叫道你那廝走那里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膊着拖條桿棒搶

弃將來楊志道這廝却不是晦氣倒來尋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節酒後生也拿條梲叉隨後赶來又引着兩三個莊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來楊志道結果了這廝一個那廝們都不敢追來便挺了手中朴刀來鬭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鎗來迎兩個鬭了三二十合這漢怎地敵的楊志只辦得架隔遮攔上下躲閃那後來的後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個姓名正是

逃災避難受辛艱　曹正相逢且破顏　偶遇智深同戮力　三人計奪二龍山

你數[illegible] 有此[illegible]

那楊志拍着胸道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楊志道你怎地知道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得好牲口挑筋剮骨開剝推剝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曹正為因本處一個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個莊農人家却纔竈邊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個拿撓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因此抵敵

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是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
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也聽
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眞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
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裡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
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一面再置酒食相待飲酒中間曹
正動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并
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
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裡住幾時再有商議
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來不
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里去楊志道酒家
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頭俺先前在那里經過時

正擡着他下山來與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個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裡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王倫當初苦苦相留酒家俺却不肯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正道制使見的是小人也聽的人傳說王倫那厮心地區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敎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以此多人傳說將來方纔知道不若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裹着這座寺只有一條路上的去如今寺裡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和尚都隨順了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刼舍為頭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

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里入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
這個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當下就曹正家裡住了
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拽開腳步投二龍
山來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
去林子裡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轉入林子裡來吃了
一驚只見一個胖大和尚脫的赤條條的背上刺着花綉
坐在松樹根頭乘凉那和尚見了楊志就樹根頭綽了禪
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你是那里來的楊志聽了
道原來也是關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聲楊志叫
道你是那里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手中禪杖
只顧打來楊志道怎奈那禿厮無禮且把他來出口氣挺

文字其妙

文采亦奇

起手中朴刀來奔那和尚兩個就林子裡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兩個放對但見

兩條龍競寶一對虎爭飡朴刀舉露半截金蛇禪杖起飛全身玉蟒兩條龍競寶攪長江翻大海魚鱉驚惶一對虎爭飡奔翠巘撼青林豺狼亂竄崒律律忽喇喇天崩地塌黑雲中玉爪盤旋惡狠狠雄赳赳雷吼風呼殺氣內金睛閃爍兩條龍競寶嚇的那身長力壯仗霜鋒周處眼無光一對虎爭飡驚的這胆大心麁施雪刃卞莊魂魄喪兩條龍競寶眼珠放彩尾擺得水母殿臺搖一對虎爭飡野獸奔馳聲震的山神毛髮豎花和尚不僥楊制使抵死交鋒楊制使欲捉花和尚設機力戰

當時楊志和那僧人鬥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賣個破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兩個都住了手楊志暗暗地喝采道那里來的這個和尚真個好本事手段高俺却剛剛地只敵的他住那僧人叫道兀那青面漢子你是甚麼人楊志道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來在這里相見楊志道不敢問師兄却是誰緣何知道酒家賣刀那和尚道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爲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爲僧人見酒家背上有花綉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楊

容與堂藏板

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的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裡掛搭如今何故來在這里魯智深道一言難盡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豹子頭林冲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個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廝說道正要在野猪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日娘賊恨殺酒家分付寺裡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酒家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是着了那廝的手吃俺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廨宇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個酒店裡婦人害了性命把

酒家着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的早見了酒家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吃驚連忙把解藥救俺醒來因問起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數日結義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兩個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園子張青其妻母夜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住了四五日打聽的這裡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酒家特地來奔他鄧龍入夥叵耐那廝不肯安着酒家在這山上鄧龍那廝和俺廝併又敵酒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又沒個道路上去打緊這座山生的險峻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由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廝殺氣得酒家正苦在這里沒個委結不想却是大哥來楊志大喜兩個就林

子裡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閉了關隘俺們休在這里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個廝赶着行離了那林了來到曹正酒店裡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叵耐那撮鳥連輸與酒家兩遭那廝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再要打那廝一頓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里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關由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廝殺楊志道既然好去

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便是沒做個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個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這里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六個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尚來我店中吃酒吃得大醉了不肯還錢口裡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擒的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里獻與大王那廝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裡面見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你兩個好漢一發

上那廝走往那里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楊志齊道妙哉妙哉當晚吃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粮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吃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果都寄放在曹正家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并五七個庄家取路投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子裡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教兩個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裡提着朴刀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擺着強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嘍囉在關上看時綁得這個和尚來飛也似報上山去多樣時只見兩個小頭目上關來問道

你等何處人來我這里做甚麼那里捉得這個和尚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一個小酒店這個胖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吃酒吃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個人來打這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子綁縛這廝來獻與大王表我等村坊孝順之心免得村中後患兩個小頭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眾人在此少待一時兩個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的那胖和尚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廝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冤仇之恨小嘍囉得令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楊志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

山來看那三座關時端的嶮峻兩下里山環繞將來
這座寺山峯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
擺着檑木砲石硬弩強弓苦竹鎗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
關閘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
週遭都是木柵為城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個小嘍囉看
見縛的魯智深來都指着罵道你這禿驢傷了大王今日
也吃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厮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
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
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個小嘍囉
扶出鄧龍來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挨着魯智深
到階下鄧龍道你那厮禿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

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個莊家把索頭只一扯扯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裡接過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撇了涼笠兒挺起手中朴刀曹正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鄧龍急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做兩半個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志搠翻了四五箇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個小頭目驚嚇的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鄧龍等屍首扛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去點倉敖整頓房舍再去看那寺後有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吃魯

深并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賀小嘍囉們盡
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
自回家去不在話下看官聽說有詩爲証
古刹清幽隱翠微　鄧龍雄據恣非爲　天生神力花
和尚　斬艸除根更可悲
不說魯智深楊志自在二龍山落草却說那押生辰綱老
都管并這幾個廂禁軍曉行夜住趕回北京到的梁中書
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
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
說這人是個大胆忘恩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得
到黄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裡歇凉不想楊志和七個

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
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個
好漢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吃
被那廝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綑縛衆人楊志和
那七個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并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
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陳告了留兩個虞候在那里隨衙
聽候捉拿賊人小人等衆人星夜赶回來告知恩相梁中
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
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
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
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

好笑殺只是蠢曾日知生見便了

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胆大去年將我女壻送來的禮物打刼了去至今未獲賊人今年又來無禮更待干罷恐後難治隨即押了一紙公文着一個府幹親自賫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裡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的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子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踪跡

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札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裡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里要這一干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敎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裡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個販棗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觧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裡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裡行來的鈞帖府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堦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禀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

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刼了去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荅道禀覆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踪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于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里領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個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于我先把你這廝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

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裡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鈎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閑常時都在這房裡撰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的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刼了他得財寶自去山寨裡快活如何拏的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三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裡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個悶悶不已正是

眉頭重上三鎚鎖　腹內塡平萬斛愁　若是賊徒難

捉獲　定教徒配入軍州

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煩惱何濤道你不
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
刼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
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刼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
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
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復
道未見次第不曾獲的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
只不曾塡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
好却是如何得了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

濤道你來做甚麽不去賭錢却來怎地何濤的妻子乖覺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廚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了嫂嫂進到廚下坐了嫂嫂安排些肉食菜蔬盪幾杯酒請何清吃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個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只做得個緝捕觀察便叫我一處吃盞酒有甚麽辱莫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裡自過活不得里何清道他每日趂了大錢大物那里去了有的是錢和米有甚麽過活不的處阿嫂道你不知爲道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刼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

身時都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吃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様只不曾塡甚麽去處早晚捉不着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吃酒我却纔安排些酒食與你吃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的何清道我也誹誹地聽的人說道有賊打刼了生辰綱去正在那里地面上阿嫂道只聽的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却是甚麽様人刼了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纔方說了是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打刼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知道是販棗子的客人了却悶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没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憂哥哥放着常來的一般兒好酒肉弟兄閑常不采的是親兄弟今

好弟至
聲子言
[illegible]口

偏清陪
是想道
何[illegible]直

日緫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叫兄弟得知撰得幾貫錢使
量這彩小賊有甚難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
何清笑道直等哥哥臨危之際兄弟却來道理有個救他
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吃兩盃那婦人聽了這話
說的蹺蹊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何清
到面前何濤陪着笑臉說道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
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麽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耍兄弟
如何救的哥哥何濤道好兄弟休得要看冷煖只想我日
常的好處休記我閒時的歹處救我這條性命何清道哥
哥你管下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二三百個何不與
哥哥出些力氣量兄弟一個怎救的哥哥何濤道兄弟休

這婦人也用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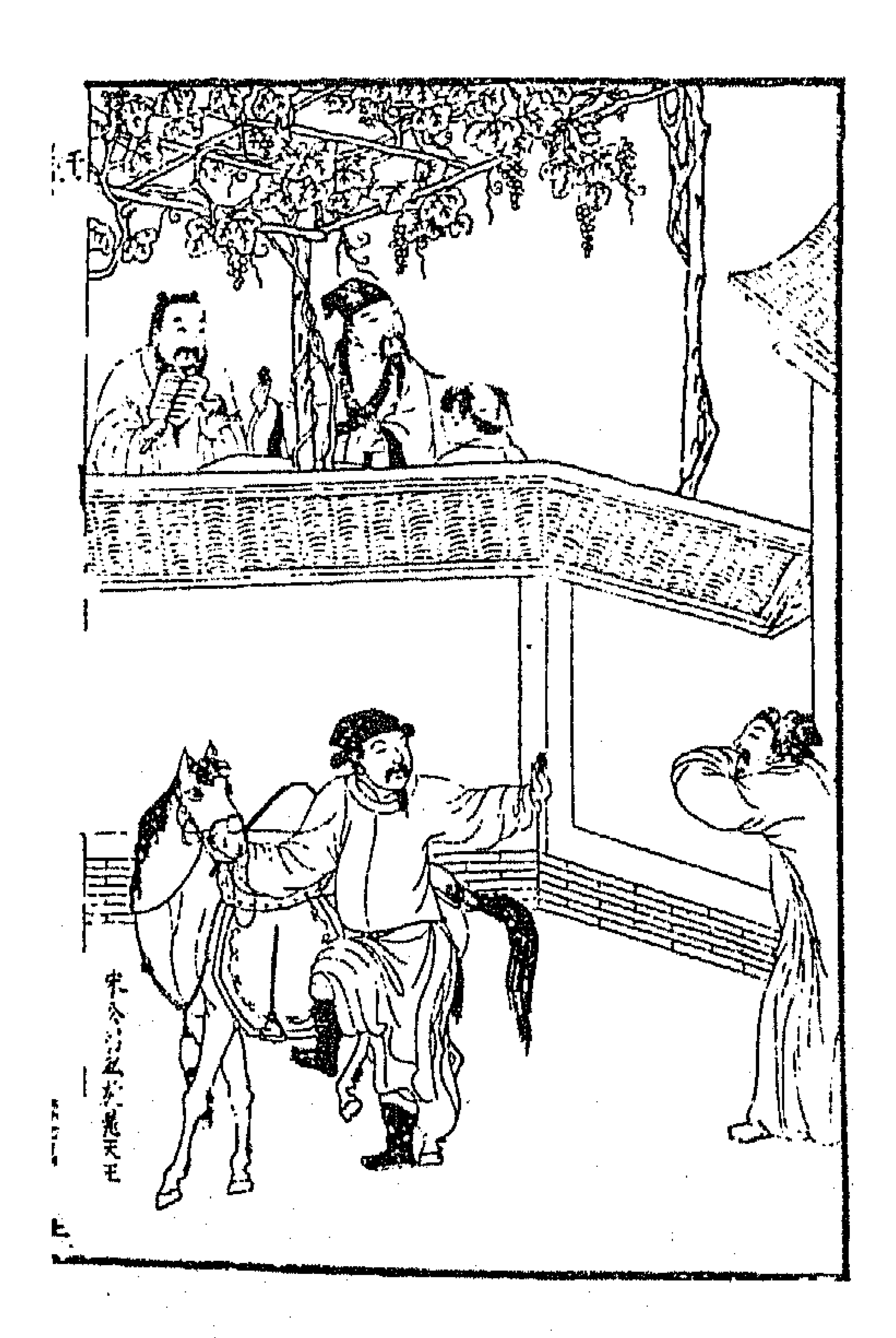
說他們你的話眼裡有些門路休要把別人做好漢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有補報你處正數我怎地寬心何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濤道你不要慪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干人天來大事你卻說小賊不知甚麼去處只這等無門路了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為賭錢上吃哥哥多少言語但是打罵不曾和他爭涉閒常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慌忙取一個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錠銀收了日後捕得賊人

時金銀段疋賞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來
抱佛脚閒時不燒香我却要你銀子時便是兄弟勸掯你
你且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你若如此我便不說既是
你兩口兒我行陪話我說與你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何
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没三五百貫錢兄弟
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那里有些來歷何清拍
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裡了何濤大驚道兄弟
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裡何清道哥哥你莫管我自
都有在這里便了你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
要常情便了我却說與你知道何清不慌不忙疊着兩個
指頭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鄆城縣裡引出個仗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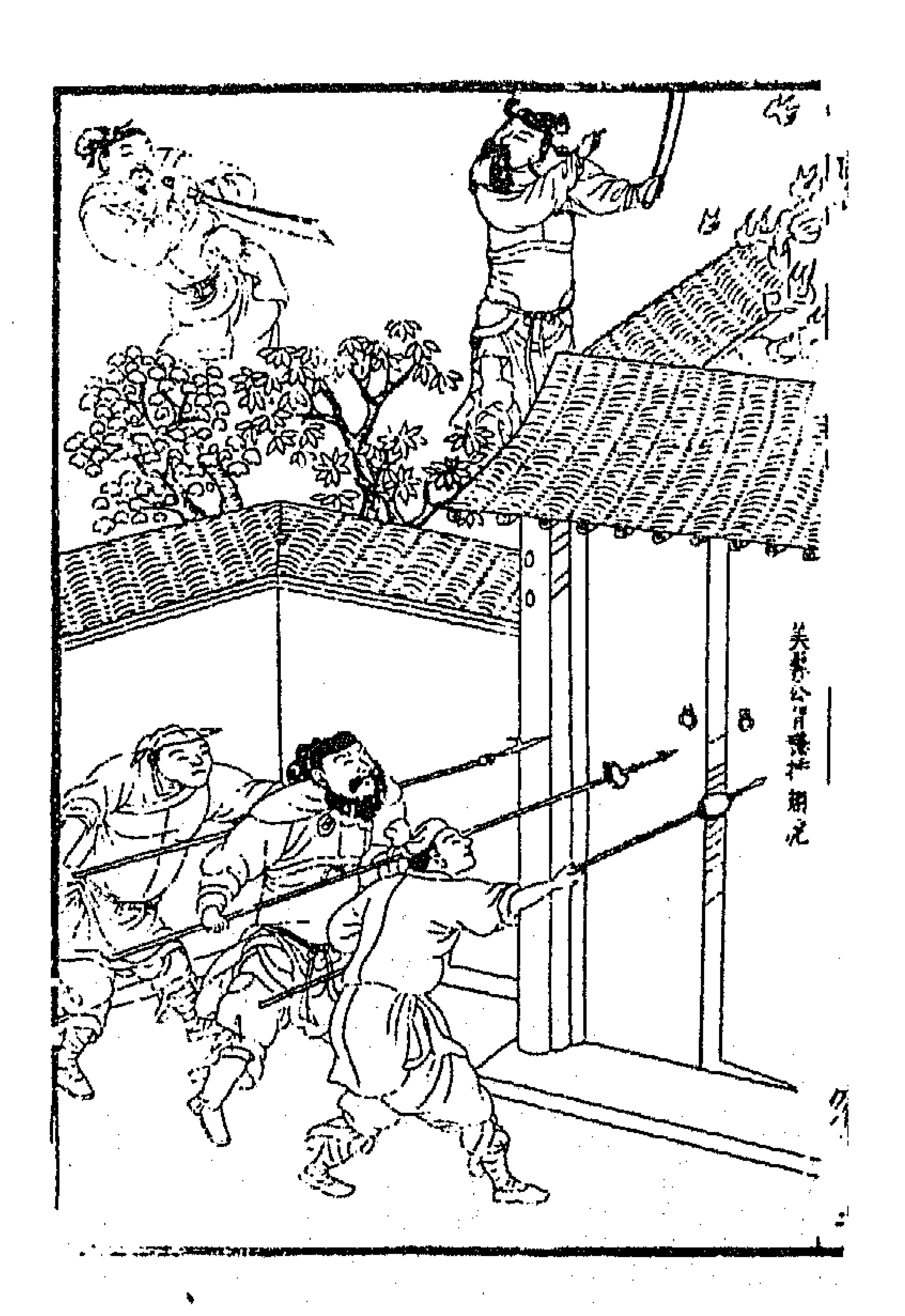
英雄梁山泊中聚一夥擎天好漢直教紅巾名姓傳千古青史功勳播萬年畢竟何清對何濤說出甚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魯智深楊志却是兩員上將只爲當時無具眼者使他流落不偶若廟堂之上得有一曹正張青其人者亦何至此我李卓吾爲之放筆大笑一場

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七 終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八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詩曰

親愛無過弟與兄　便從酒後露真情　何清不為同
胞義　觀察安知衆賊名　玩寇長奸人暗走　驚蛇
打草事難成　只因一紙閑文字　惹起天罡地煞兵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得非
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
在你便袋裡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箇經摺
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何濤道你且說怎地寫在

上面何清道不聽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
盤纏有個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
樂村有個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爲是官司行下文書來
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
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問他那里來何處去姓甚
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時每月一
次去里正處報名爲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
個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
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個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
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他我先比曾跟一個閒漢去投
奔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

是人膽慧

個三鬚髭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裡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個漢子挑兩個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人自與他廝叫道白大郎那里去那人應道有担醋將去村裡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他是個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裡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捕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個經紀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裡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

落麽何濤禀道累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説子細
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禀説了當下便差八個做公的一同
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奔到白
勝家裡却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
白勝在床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説道害熱病不曾得汗
從床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
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里肯認把那婦人綁了也不
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贓尋賊尋到床底下見地面不平
衆人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
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
扛擡贓物都連夜赶回濟州城裡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

把白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綑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
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的皮開肉綻
鮮血迸流府尹喝道告的正主招了贓物捕人已知是鄆
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厮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
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
道爲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
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個不難只拿住晁保正那
六人便有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枷枷了白勝他的老
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裡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
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
落本縣立等要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個正賊就帶原

將生辰綱的兩個虞候作眼拿人一同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並兩個虞候都藏在客店裡只帶一兩個跟着來下公文逕奔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巳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裡坐下吃茶相等吃了一個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吃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裡不知是那個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裡走出一箇吏員來看那人時怎生模樣但見

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溜兩耳垂珠明皎皎雙睛點漆唇方口正髭鬚地閣輕盈額闊頂平皮肉天倉飽滿坐定時渾如虎相走動時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養濟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心機上應星魁感乾坤之秀氣下臨凡世聚山嶽之降靈志氣軒昂胸襟秀麗刀筆敢欺蕭相國聲名不讓孟嘗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為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為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喪蚤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

孫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賙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宋江好處

起自花村刀筆吏英靈上應天星疎財仗義更多能事親行孝敬待士有聲名濟弱扶傾心慷慨高名水月雙

清及時甘雨四方稱山東呼保義豪傑宋公明
當時宋江帶着一個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
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個公人
打扮慌忙荅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裡
面吃茶說話宋公明道謹領兩個人到茶坊裡坐定伴當
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荅道
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觀察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
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
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
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是一小弟安敢占上宋
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個謙讓了

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叫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個吃了茶茶盞放在卓子上宋江道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押司來貴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為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個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贓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個正賊都在貴縣道是太師府特差一個幹辦

不是不是却去走漏消息了

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府着落便是觀察自賫公文來要敢不捕送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吃了一驚肚裡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宋江且答應道晁蓋這廝奸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個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甕中捉鱉手到拿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開這

件公事非是小可勿當輕泄於人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畧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畧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請治事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衙時便可去茶坊裡安撫那公人道押司便來叫他畧待一待却自槽上鞁了馬牽出後門外去宋江拿了鞭子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不剌剌的

梁山泊得面全住此絕於江非鄆之點盜名有而何

望東溪村撒將去沒半個時辰早到晁蓋莊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裡報知正是

有仁有義宋公明　交結豪強秉志誠　一旦陰謀皆外泄　六人星火夜逃生只欲放便是強盜了

且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吃酒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從着莊客道只獨自一個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個喏攜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房裡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的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

捺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裡了供出你等六人濟州
府差一個何緝捕帶領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并本州
文字來捉你等七人道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裡我只推
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
馬而來報你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
甚麽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
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倘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
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吃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
哥哥你休要多說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
晁蓋道七個人三個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
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個在這里賢弟且見他一面

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個吳學究一個公
孫勝薊州來的一個劉唐東潞州人宋江畧講一禮回身
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
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裡來了且說晁蓋與吳
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進來相見的這個人麼
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晁蓋道你三
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
大驚莫不走漏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個兄
弟擔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捉在
濟州大牢裡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個緝捕何觀察將
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

七個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裡挨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裡這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不曾得會四海之内名不虛傳結義得這個兄弟也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却是

走那里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裡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齊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裡去晁蓋道三阮是個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裡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赶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正合吾意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了夥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個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旱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個打併了便來吳用劉唐把這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個

莊客一發吃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來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齎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愿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有詩為証

太師符督下州來　晁蓋逡巡受禍胎　不是宋江潛往報　七人難免這場災

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裡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裡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因此擔閣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裡兩個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

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宋江向前禀道奉濟州府公文爲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來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下落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個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即叫喚尉司并兩箇都頭一個姓朱名仝一個姓雷名横他兩個非是等閑人也當下朱仝雷横兩個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并兩個虞候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

朱仝又是一个夷盜仁

縣尉騎着馬兩個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拿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奔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里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個觀音菴取齊朱仝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有前後兩條路若是一發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鬨去打他後門他奔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良善君子那廝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廝們亂攛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唿哨響為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個捉一個見兩個捉

一雙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
入來我與你截住後路朱仝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
有三條活路我閑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里須認得
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
走漏了事情不是耍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
人去朱仝道只消得三十來個勾了朱仝領了十個弓手
二十個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
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土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
二十個火把拏着㮶叉朴刀留客住鈎鐮刀一齊都奔晁
家莊來到得莊前也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裡一
縫火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涌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又走

不到十數丄　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起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挈着朴刀背後衆土兵發喊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裡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曾見有一個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仝有心要放晁蓋故意嚇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却被朱仝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朱仝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里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引了十數個去的莊客納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

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我者生朱仝在黑影裏叫道保正休走朱仝在這里等你多時晁盖那里顧他說與同公孫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朱仝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盖走了晁盖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仝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赶捉賊人雷横聽的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頭去赶雷横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朱仝撇了士兵挺着刀去赶晁盖晁盖一面走口裡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什麽我須没歹處朱仝見後面没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横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

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盖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有詩為証

捕盜如何與盜通　只因仁義動其衷　都頭已自開生路　觀察焉能建大功（明說與盜私通那里仁義）

朱仝正趕鬧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仝分付晁盖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仝回頭叫道有三個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眾人趕去朱仝一面和晁盖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好賀）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盖朱仝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眾土兵向前扶起急救得朱仝答道黑影裡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

裡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仝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個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趕衆土兵心裏道兩個都頭尚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里正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仝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我也有心亦要放他今已去了只是不見了人情晁蓋那人也不是好惹的回來說到那里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兩個都頭回到莊前特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拿得一個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

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家解將鄆城縣裡來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拿得幾個鄰舍知縣把一干拏到的鄰舍當廳勘問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住居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如常有搠鎗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個下落數內一個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知縣道說道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道也有不愿去的還在這裡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個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個時辰早拿到兩個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吃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個人商

議小人只認得一個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
一個叫做公孫勝是全眞先生又有一個黑大漢姓劉更
有那三個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的說道
他姓阮他在石碣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個只此是實知
縣取了一紙招狀招兩個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
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瞞全那一干隣舍保放回家
聽候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個莊客連夜回到濟
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何禀說晁蓋燒莊
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
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個姓阮的端的住在那里白勝
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個姓阮的一個叫做立地太歲阮

小二一個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裡住知府道還有那三個姓甚麼白勝告道一個是智多星吳用一個是入雲龍公孫勝一個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裡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緝捕這幾個賊人不是何濤去石碣村去有分教大鬧山東鼎沸河北天罡地煞來尋際會風雲水滸寨中去聚縱橫人馬直使三十六員豪傑聚七十二位煞星臨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梁山泊賊首當以何濤宋江為魁朱仝雷橫次

之一邊問個走漏消息一邊問個仗放賊犯想他四人亦自甘心又曰從來捉賊做賊捕盜做盜的的不差若要真正除得盜賊只須除了捕快為第一義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八終


林冲水寨
大併火


晁蓋梁山
小奪泊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九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盖梁山小奪泊

詩曰

獨據梁山志可羞　嫉賢傲士少優柔　祇將富貴爲身有　却把英雄作冦讐　花竹水亭生殺氣　鷺鷗沙渚落人頭　規模卑狹眞堪笑　性命終須一旦休

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裡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個石碣村湖蕩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里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

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週迴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閑常時也兀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裡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里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檢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檢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個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遊石碣村來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個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個

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五已把老小搬入河泊裏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里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奔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裡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大家正在那里商議投奔梁山泊只見幾個打魚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奔村裡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廝們赶來我等休走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廝大半下水裡去死小半都搠殺他公孫勝道休慌且看貧道的本事晁蓋道劉唐兄弟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賦老小裝載船裡逕撑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

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裡吳用劉唐各押着
一隻叫七八個伴當搖了船先投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
阮小五阮小七撑駕小船如此迎敵兩個各棹船去了且
說何濤并捕盜巡檢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
船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且下船裡進發岸上人馬
船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納喊人馬並起撲
將入去早是一所空屋裡面只有些粗重家火何濤道且
去拿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個兄弟阮小五阮
小七都在湖泊裡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檢商議道這
湖泊裡港汊又多路逕甚雜抑且水蕩坡塘不知深淺若
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奸計我們把馬疋

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裡一發都下船裡去當時捕盜巡檢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千隻也有撑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來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嘲歌眾人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

打魚一世蓼兒洼　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贓官都殺盡　忠心報答趙官家（這个漁歌有些氣魄）

何觀察并眾人聽了盡吃一驚只見遠遠地一個人獨棹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個便是阮小五何濤把手一招眾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直如此大胆

敢來引老爺做甚麽却不是來將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拿着樺楸翻筋斗鑽下水裡去衆人赶到根前拿個空又行不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花蕩裡打唿哨衆人把船擺開見前面兩個人棹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一個人頭戴青箬笠身披綠蓑衣手裡撚着條筆管鎗口裡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　稟性生來要殺人　先斬何濤巡檢首　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并衆人又聽了吃一驚一齊看時前面那個人撚着鎗唱着歌背後這個搖着櫓有認得的說道這個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并力向前先拿住這個賊休教走

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點那舡便使將來望小港裡串着走衆人發着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舡的飛也似搖着櫓口裡打着胡哨串着小港汊只顧走衆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舡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住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里有許多去處何濤便差撥着兩隻小舡舡上各帶三兩個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個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這厮們好不了事再差五個做公的又撥兩隻舡去探路這幾個做公的撥了兩隻舡又去了一個多時辰並不見些

回報何濤道這幾個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却
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着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
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在此不着
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疾快小船選
了幾個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漿起五六把櫓何濤
坐在船頭上望這個蘆葦港裡蕩將去那時已自是日沒
沉西搖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個
人提着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
里是甚麼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里庄家這里喚做斷
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曾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
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

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裡厮打何濤道離這里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攏船前去接應便差兩個做公的拿了撓叉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個做公的一鋤頭一個翻觔斗都打下水裡去何濤見了吃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奔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搪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個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桶地倒撞下水裡去那幾個船裡的却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赶將上船來一鋤頭一個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膊膞來綑了看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個看着何濤

罵道老爺弟兄三個從來愛殺人放火量你這厮直得甚麽你如何大膽特地引着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上命差遣蓋不由已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個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望乞饒恕性命則個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綑做個粽子撇在舡艙裡把那幾個撓首都攛去水裡去了兩個胡哨一聲蘆葦袋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舡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舡出來且說這捕盜巡檢領着官兵都在那舡裡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採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天衆人都在舡上歇凉忽然只見一陣怪風起處那風但見

飛沙走石捲水揺天黑漫漫堆起烏雲昏鄧鄧催來急
雨滿川荷葉半空中翠蓋交加遍水蘆花遶湖面白旗
繚亂吹折崑崙山頂樹喚醒東海老龍君
那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吹得衆人掩面大驚只叫得
苦把那纜舡索都刮斷了正没擺布處只聽得後面胡哨
響迎着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衆人道
今番却休了那大舡小舡約有四五十隻正被這大風刮
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原來都是
一叢小舡兩隻家拏住上面滿滿堆着蘆葦柴草刮刮雜
雜燒着乘着順風直衝將來那四五十隻官舡屯塞做一
塊港汊又狹又没廻避處那頭等大舡也有十數隻却被

他火船推來鑽在大船隊裡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着船燒將來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鑽去都奔爛泥裡立地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個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個先生手裡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口裡喝道休教走了一個衆兵都在爛泥裡只得忍氣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個人引着四五個打魚的都手裡明晃晃拿着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個人也引着四五個打魚的手裡也明晃晃拿着飛魚鉤走來東西兩岸四個好漢并這夥

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搠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搠死
在爛泥裡東岸兩個是晁盖阮小五西岸兩個是阮小二
阮小七船上那個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五位好漢引
着十數個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搠死在蘆葦蕩裡
單單只剩得一個何觀察綑做粽子也似丟在船艙裡阮
小二提將上船來指着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個詐害百
姓的蠢虫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要你回去與那濟州
府管事的賊驢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
盖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裡借糧他也休要來
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覷着你道你是一個小小州
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

惡則惡矣趣矣趣也

時我也不饒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窿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個鳥官人教他休要討死這里沒大路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里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衆人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吃你那州尹賊驢笑且請下你兩個耳朶來做表証阮小七身邊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個耳朶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解下膊膊放上岸去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

且說晁盖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個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村湖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里相尋着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道拒

敵官兵一事晁盖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裡來相投朱貴見了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說衆豪傑入夥來歷緣由先付與小嘍囉賫了教去寨裡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衆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盖等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裡來行了二個時辰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

[illegible]羅嘯日[illegible]不時只見七八個小嘍囉搖出四隻哨船來
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再說一行人來到金
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并打魚的人在此伺候又見數
十個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
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王倫答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
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
不
讀書史倒好
個不讀書史的人甚是麄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
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
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兩個頭領上山來到得大寨
聚義廳下王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堦晁蓋等七人
在右邊一字兒立下王倫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

一個個都講禮罷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喚階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詩曰

「西迸東投覓莫容　那堪造物挫英雄　敝袍長鋏飄蓬客　特地來依水泊中」無評

且說山寨裡宰了兩頭黃牛十個羊五個豬大吹大擂筵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自己沉吟虛應答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下客館內安歇自有來的人伏侍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

妙見是　不識談　還

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以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只是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吳用道兄長性直只是一勇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道兄長不看他早間席上王倫與兄長說話到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檢放了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動靜規模心裡好生不然他若是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個自是麁鹵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

冲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
眼瞅這王倫心內自已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眄之心只
是不得已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盖道全
仗先生妙策良謀可以容身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早天明
只見人報道林教頭相訪吳用便對晁盖道這人來相探
中俺計了七個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裡
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
可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
學究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為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
顧眄之意感恩不淺晁盖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里
肯推晁盖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

帶坐下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悞雖然今日能勾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此讐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爲小旋風柴進的麽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踈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

能勾會他一面也好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頭領坐此合天下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之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非在位次低微且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失信於人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妬賢嫉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

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閒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厮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恩吳用便道頭領爲我弟兄面上倒教頭領與舊弟兄分顏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個潑男女腌臢畜生終作何用衆豪傑且請寬心林冲起身別了衆人說道少間

此人大是用渴

相會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正是

惺惺自古惜惺惺　談笑相逢眼更青　可恨王倫心
量狹　真教魂魄喪幽冥

當日沒多時只見小嘍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裡頭
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
少間便到小嘍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
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
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
三寸不爛之舌不由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
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爲號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
喜辰牌已後三四次人來催請晁蓋和衆頭領身邊各各

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却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嘍囉擡過七乘山轎七個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裡來到得山南看時端的景物非常直到寨後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看那水亭一遭景致時但見

四面水簾高捲週迴花壓朱闌滿目香風萬朶芙蓉鋪綠水迎眸翠色千枝荷葉遶芳塘画簷外陰陰柳影鎖牕前細細松聲一行野鷺立灘頭數點沙鷗浮水面盆中水浸無非是沉李浮瓜壺內馨香盛貯着瓊漿玉液江山秀氣聚亭臺明月淸風自無價

階下王倫與四個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個好漢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嘍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閑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只見林冲側坐交椅上把眼瞅王倫身上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嘍囉取來三四個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裡放着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眞龍聊備些小薄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

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粮少房稀恐日後悞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粮少房稀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是笑裡藏刀言淸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

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怒道量你是個落第腐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晁盖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卓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搭的火雜雜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盖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一手扯住林冲便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假意勸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𢹂住杜遷阮小五幇住宋萬阮小七𢹂住朱貴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駡道你

罵得妙

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里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賙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卻今日衆豪傑待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這嫉賢妒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你也無大量之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幫着那里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卻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里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冲這般凶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拿住王倫罵了一頓去心窩裡只一刀肐察地搠倒在亭上可憐王倫做了半世強人今日死在林冲之手正應古人言量大福也

大機深禍亦深晁蓋見殺了王倫各掣刀在手林冲早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裡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墜鐙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裡拽過頭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差矣先生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却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若欲相逼寧死而不坐我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麽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林冲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聚義廳上列三十六員天上星辰斷金亭前擺七十二位世間豪

傑正是替天行道人將至仗義疎財漢便來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吳用此人用得用得

又曰天下秀才都會嫉賢妒能安得林教頭一一殺之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九終